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八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4年10月5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嗣后:比格曼先生(副主席) (荷兰)

上午10时20分开会。

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巴基利·穆卢齐先生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马拉维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巴基利·穆卢齐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巴基利·穆卢齐先生阁下到联合国来,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巴基利·穆卢齐总统(马拉维)(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马拉维为你和贵国科特迪瓦而自豪,因为你是代表非洲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我深信,你将指导大会的审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要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样对你的前任、圭亚那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先生阁下表示敬意。尽管在过去一年中联合国不得不执行许多困难的任务,但是,英萨纳利先生确实很好地履行了使命。我国代表团祝愿英萨纳利大使今后的事业取得成功。

在本组织继续承担更重大的职责,尤其是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责之际,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再次证明,他是领导本组织的正确人选。秘书长

干练地领导本组织对困扰当今世界的许多冲突局势作出极为积极的反应。我国政府支持他所作的极大努力,以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我们祝愿他在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时取得成功。

三十年前,我的前任唯一一次在大会发言。今天我在大会发言,带来了新近民主化的马拉维共和国人民向今天上午各位所代表的各国人民表示的新的希望和友谊。在摆脱自我恐惧之后,马拉维勇敢地加入国际大家庭。在摆脱自我孤立后,马拉维随时准备积极参与各种努力,以便在国际上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

今天在座的各位将充分意识到过去两年中在我国发生的政治变化。人民的意志使统治马拉维达三十年的一党专政不光彩地结束了。在今年5月17日举行的历史性选举中,马拉维人民摒弃了压制性的政府。该政府长期以来通过任意逮捕、未经审讯而监禁和酷刑践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受到任何惩罚。它残暴地压制一切政治异见,剥夺其人民的任何言论和结社自由。它这样做是企图剥夺其人民的人类本质:思考的能力。马拉维人民今天作为自由的人民重新加入国际大家庭。

请允许我向大会保证,马拉维人民决不会再让任何形式的独裁再次在其土地上出现。

1993年6月举行的公民投票和今年5月举行总统和议会

选举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国际社会已宣布,公民投票和选举都是自由公正的。这一结果明确表明,马拉维人民殷切希望看到在其国家发生积极变化,使大家单独和集体享受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此外,马拉维的变化也是与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和援助分不开的。我谨代表马拉维政府和人民特别感谢联合国在马拉维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纽约这里的秘书处选举援助股、日内瓦的人权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马拉维办事处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帮助我们建立必要的机构框架,以实现人民期望的政治变革。

在我国发展的这一非常关键、错综复杂的阶段,英联邦秘书处、非洲统一组织、友好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向马拉维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参与了我们的过渡进程。在此,我要向它们表示感谢。我们真诚地希望,帮助我们实现民主过渡的伙伴考虑采取各种手段,继续与马拉维人民合作,帮助他们解决最近被推翻、名声扫地的政权的暴行和怪异引起的许多严重问题。

我国政府致力于在马拉维巩固和平、民主和法治。我们已强调指出,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个人或个别领导人,而是为了改变政治生活方式。政府一直希望与其他党派一起进行建设性合作,以造福国家。因此,令人高兴的是,最近政府和反对派之一的民主联盟(民联)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一些民联成员,包括民联主席查库瓦·奇哈那先生被任命为内阁成员。

我国政府没有对前政权的成员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或报复。马拉维人丝毫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政见或信仰不同而为生命或自由担心。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将保证让被控犯罪的所有人都有机会在公开的法庭中申诉。

与此同时,我们已表示希望看到在马拉维建立尊重人权的文化。在这方面,除其他以外,我国政府最近与8月份访问我们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亚拉·拉索先生签署了《关于制定马拉维促进和保护人权方案相互合作意向的联合宣言》。因此,人权的教育在所设想的方案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坚信,只有让人民知道并了解他们所拥有的权利,才能巩固马拉维的法治。

然而,如果人们生活在经济绝望的状况中,那么他们便不可能真正享有基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多数马拉维人都生活在赤贫中。因此,减轻贫困是我国政府议程上的最优先事

项。把重点放在减轻贫困方面是为了帮助巩固马拉维人目前享有的自由和民主。

众所周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的发展指数表中,马拉维是1994年总共173个国家中的倒数第15名。这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经济指数很低。这些指数包括的领域有保健、社会福利、教育、住房、粮食和营养状况。马拉维的外债额也很高。在1994年6月底,它的外债总额达19亿美元。马拉维的国际收支情况岌岌可危。其商品的进出口比价正在下跌,目前估计为72.3%。

与此同时,马拉维继续遭受1992-1993年严重旱灾的影响。这场旱灾席卷了整个南部非洲。主要由于在1993-1994年这个季节很少下雨,它再次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要避免在马拉维人民中发生大规模饥荒和死亡,该国急需将近40万公吨的谷物,主要是玉米。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流行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遭受这场灾祸打击最大的青年人,也就是人口中生产能力最高的阶层。我国政府从国家预算中能够调拨用于处理这个问题的资源远远不够:它希望能够做得更多。

马拉维还继续遭受最近几年难民涌入遗留下来的种种后果。来自邻国莫桑比克的难民总数一度超过了100万人,现在已减少到近25万人。但是,如此多难民的涌入造成的全部影响需要若干年,很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处理。我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例如保健、教育、基本的基础设施和环境都遭到不利的影响,从而给我国已经很严重的贫困状况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因此,很明显,履行政府减轻贫困的政策将是今后的一项重大挑战。前面的任务是巨大的。将必须作出许多牺牲。然而,我国政府决心直接应付各种挑战。为了成功,我们必须努力。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能够得到捐助各方确实和积极援助的灵活和可以得到实施的减轻贫困方案。已经成立由我任主席的减轻贫困总统委员会,以就实施所设想的方案向政府提供咨询。政府希望使农村地区的人民成为减轻贫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

我们的方案还将特别关注儿童的情况。马拉维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新政府打算将《公约》的各项条款变成每个儿童的现实。第一步是在上个月实行义务初级教育。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320万儿童上学,比去年增加了130万人。这的确是一场儿童的教育革命。

我国政府意识到需要使妇女有能力积极参加所有的经济活动,以使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成为过去的事情。我们还作出努力,以弥合初级和高级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并确保使妇女参与决策进程。我们期待着参加将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在此请允许我代表马拉维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联合国系统、各捐助国政府和机构以及我们的许多其他发展伙伴在马拉维独立以来向它提供的宝贵援助。我粗略概括了马拉维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我相信,我们的发展伙伴将在我们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向前努力的过程中继续给我们提供援助。我谨具体呼吁捐助方给予同情,勾销对马拉维政府的现有贷款。

主席先生,我谨向你保证:给予马拉维的任何援助都将用于预定的目的及目标群体。民主选举的政府应有机会使民主发生作用。我还邀请私营和公营部门前来马拉维投资。马拉维的投资环境是十分有利的,在旅游、采矿、金融和银行业以及分销业等方面都存在着机会。

马拉维欢迎旨在重新确定联合国在有关发展问题中作用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秘书长题为“发展纲领”的报告(A/48/935)确实是非常及时的。报告中所阐述的优先发展方面,应得到国际金融和捐助集团的政治承诺、积极支持和实际援助。引起关注的关键和持续存在的问题方面——外债和还本付息、很难为发展而获得科学和技术、资金流动不足、人口迅速增长、以及有关妇女和社会发展的问題——都需要迎头予以处理。非洲尤其受到这些问题的侵害,应得到集中注意。

对于非洲面临的危机局势,需要采取象《联合国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纲领》中所阐述的那种重要措施,该纲领仍待执行。这些为东京非洲发展问题会议的结论所加强的措施,应得到积极支持。马拉维认为,《发展纲领》中建议的发展优先方面和《非洲发展新纲领》中所阐述的行动纲领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非洲发展的关键。马拉维对于这种事态发展更为感兴趣,因为它们完全符合它为自己确定的减轻贫穷的战略。

非洲在最近时期出现了很多积极的政治事态发展。目前的民主化浪潮已触及该大陆的很多地区,包括南部非洲地区,种族隔离现象已被埋藏。我要借此机会祝贺南非人民于今年4月首次举行了真正的民主普选,它促成了由纳尔逊·曼德拉

先生阁下所领导的多种族政府。马拉维本届政府高兴地看到:南非终于自豪地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恢复了它在大会及联合国所有其他机构中的席位。

马拉维人民同莫桑比克人民之间享有密切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关系;因而,他们的欢乐就是我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就是我们的悲伤。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因此,我们衷心欢迎《全面和平协定》迄今正得到圆满的执行。随着莫桑比克更加接近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第一次多党普选,我们坚信,在该国成功地成立一个新当选的政府总的来讲是国际社会和南部非洲的一项重要成就,尤其是莫桑比克人民的重要成就。这种结局将使莫桑比克人民有机会在多年的恶性内战之后重建其国家并真正开始发展。随着莫桑比克人民越来越接近选举日期,我们祝愿他们获得圆满成功。

安哥拉和平进程的成功使我国政府和马拉维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和十分满意。安哥拉人民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和平。他们应当有尊严和体面地生活。他们有权享有和平的现在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安哥拉的和平还会有益于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南部非洲需要和平、安全和政治稳定,以使它能够掌握其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并使之用于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为在联合国主持下一直在赞比亚的卢萨卡进行的和平会谈表现出的某些进展感到鼓舞。我们殷切期望达成一项相互同意的最终办法,以解决安哥拉长期的政治僵局和武装冲突。

非洲其他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将给我们马拉维人带来同样的欢乐和安慰。例如,卢旺达的局势一直引起我国的严重关切。然而,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最近在卢旺达看到的恐怖的屠杀已经结束,而扎伊尔东部难民营中霍乱的蔓延和痢疾的爆发,现已得到控制。我国政府对向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提供了为数不多的部队而感到高兴。在这方面,我要最真诚地感谢比利时政府向联卢援助团中的马拉维部队提供了后勤和其他支持。

国际社会在卢旺达的任务超出人道主义援助。在短期内,全世界必须保证支持卢旺达的基于民族和解的政治解决进程。然而,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和卢旺达人民自己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找到方法和手段以永远解决滋生那种强烈种族恐惧和猜疑的问题,这种恐惧和猜疑仅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就带来了至少四次流血浪潮,而这些浪潮似乎每一次

都比前一次更加可怕。

我国政府愿在此表示支持布隆迪人民为避免吞噬邻国卢旺达的同样局势所作的英勇努力。这种努力是缓慢和令人沉痛沮丧的,然而我们认为,布隆迪人民通过借助谈判桌而不是武器,迈出了寻找最终将确保其国家永久和平的持久办法的第一步。我们祝愿他们这种崇高的努力获得成功。

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对利比里亚和索马里的可悲局面明显缺乏一种果断的反应感到严重关切,我们也感到悲伤的是,不灵活和教条似乎再次使几个月来寻求解决苏丹问题的艰苦努力落空。我们真诚希望最近的挫折将不会导致国际社会放弃对苏丹局势的关注。

我国政府一直密切注视着西撒哈拉的局势。虽然大会一直对该领土的局势表示关注,但我们非常关切地注意到,对这一问题的真正兴趣似乎在逐年减弱。看来大会已经开始按照惯例通过各项决议,从而在事实上直接导致国际社会对现状的默认。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担当其各项责任并履行它对撒哈拉人民的承诺,毫不拖延地就该领土的政治前途举行人们等待已久的公民投票。

我国政府还以同样的巨大兴趣关注其他地区的发展。我们对中东和平进程速度的加快以及朝鲜半岛的政治僵局双方进行的首次认真对话所产生的希望的火焰——尽管很微弱——感到鼓舞。我国政府还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之间一直在进行的对话将会导致使有关各方彼此都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对前南斯拉夫的局势深感悲痛;一些人以一种外表看上去是颠倒了公平比赛的观念要使我们相信,如果阻止受害者在侵略者面前进行自卫的话,那里的冲突便能更快地结束。

最近,美国和古巴代表团在这座历史城市举行了会晤,并且通过未加任何前提条件的谈判得以就一项已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的争端达成一项双方都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通过一种类似的途径,这两个邻国能够解决致使它们分离近40年的各种分歧。在柏林墙倒塌和冷战被宣布结束的五年之后,我们认为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没有理由不收起其冷战的刀剑并彼此拥抱以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进步。因此,我国政府殷切地期待着它能够与世界各国一道欢呼古巴与美国之间恢复友好关系的那一天。

联合国的创始人所确定的各项原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

验,即便在今天也不能否认本组织各项宗旨的有效性。马拉维信奉联合国的各项宗旨与原则。我们认为,尽管本组织存在许多缺点,但它仍是解决当今世界面对的众多政治、社会经济及其他问题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我们所有人通过联合国进行努力,能够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

离2000年只有六年的时间了,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是惯例而不是例外的世纪。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的人民从社会经济及其他弊端当中解救出来;这些弊端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处于悲惨的奴役当中。让我们共同努力,避免冲突局势的升级。和平解决争端仍然是本组织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让我们把调解——在冲突的任何阶段进行的调解——作为优先事项。但更好的是,让我们利用本组织寻求减少乃至消除产生冲突局势的根源;减少乃至消除冲突得以产生并持续存在的途径。我们是在《宪章》序言的启发下提出这些微不足道的建议的。

在《联合国宪章》获得通过的五十周年纪念前夕,让我们下决心使本组织在下一个五十年当中变得更有相关性。让我们努力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让我们使本组织的各机构变得更加有效、更加透明和更加负责任。在此方面,我们支持目前就改革安全理事会正在进行的努力,只要这种改革不会影响其有效性。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联合国的工作方案合理化。让我们组织的议程反映我们时代的优先事项。

马拉维人民拥护民主和法治,并且他们期待着巩固他们恢复的自由。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已经成为现实的时代,马拉维人民对本组织的改革抱着乐观的态度;因为这将确保它在国际努力中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享受到安全 and 经济繁荣。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巴基利·穆卢齐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评论

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理阿内罗德·贾格纳特爵士的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理的讲话。

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理阿内罗德·贾格纳特爵士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理阿内罗德·贾格纳特爵士阁下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阿内罗德·贾格纳特爵士(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说我是多么高兴看到你在本届会议上主持大会。你当选主席,除了是对你本人和贵国一个当之无愧的赞美之外,也是非洲的一种显著荣耀和荣幸。你的使命肯定不会轻松,但我们相信你的智慧和广泛阅历将有助于指导我们的组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起领导作用。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充分合作并积极参与未来的审议工作。

让我借此机会表示塞缪尔·英萨那利大使在上届会议期间的领导是多么受人欢迎。我们赞扬他以明确的远见和勤奋指导了本组织的工作。

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同样值得感谢,尽管过去一年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复杂而敏感,但他精明和镇定地履行了其职责。

我也非常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衷心欢迎不分种族的民主南非参加大会。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也强调了非洲大陆殖民主义的结束。然而,虽然还有一些领域的进程没有结束,但是我坚信不久我们就能够豪迈地自称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在这方面,我想指出,关于戈斯群岛回归毛里求斯主权的问题,我们继续同联合王国进行积极对话,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

今天的联合国要用不同于不到10年以前的眼光来加以看待。国际关系的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现在国际合作的范围要大于以往任何时候,联合国在几个领域正日益成为这种合作的焦点。本组织过去几年中在诸如维持和平、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人道主义救济、监测选举与监督等领域开展的许多活动表明联合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作用和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已经得到了承认。

但我们都应接受这样一个明确的现实,即尽管有潜力和善意,但联合国没有物质能力也得不到资金来处理各种潜在的或实际发生的危机局势。虽然解决目前危机的方案显然必须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形成,但是,这种合作还是缺乏,或者即使存在这种合作,实际上也不热情。所以,尽管超级大国的

敌对已经结束,理论上本应缓解世界的紧张局势,但是冲突和紧张之火继续燃烧。虽然国际社会的确动员了起来(尽管常常是灾难性的拖延不决)以对付这种局势,但和平解决的前景还是难以捉摸。这是因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议程不总是一致吗?我来自一个小岛国,我们优先关注的问题还是我国经济和发展和我们公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因此我怀有这样一种理想,即我们国际社会的领导人还能留给后代一个在和平之中繁荣的世界。在本组织成立50周年纪念日前夕,难道我们不能保证献身于这一目标并重新致力于这一目标吗?

似乎已经成为时髦的是,质问联合国系统是否完全适应我们面临的变化中的新局势,它是否胜任对付21世纪的挑战。但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就是联合国。

我国代表团认为考虑到其普遍性,联合国必然应该在对我们社会进行普遍管理方面继续发挥中心和重要作用。但要满意地做到这一点,不仅亟需振兴本组织,简化其议程,而且必须详细检查其结构,使其内部运转更具透明性并且考虑到毕竟构成我们世界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愿望。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继续审议安全理事会公平代表权和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数目的问题。我们希望迄今就此问题所表达的广泛意见,虽然似有分歧,但最终会集中成为一种各方同意的方法,使安全理事会更加透明与民主化。

对安理会成员国数目的审查应使其有效运作并且广泛代表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我重申也应取得尽可能广泛的协商一致以维护其信誉。在这方面,在考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目的时候,人们不应只偏向于赞成这一世界的经济大国。发展中国家有合法权利要求列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候选国的名单,因为我们关心的问题不同于工业化和发达国家所关心的问题。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陆迫切需要分担安理会所担负的责任。我们毫不怀疑那些被选中作为常任理事国代表这两个大陆的国家将作出有利于整个世界的重大贡献。我们尽管不赞成过为激进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通过协商一致方式而不是否决权来作出安理会的决定。这样作出的决定显然将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然而,应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保留当前的否决制度。

联合国正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并在维持和平和若干国家的冲突中进行斡旋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这

些都是事实。但是,还应该在我们组织的其他各级进行改革,以便包纳国际关系中的发展层面。在这方面,不应回避对《联合国宪章》本身进行一次可能的审查,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逐渐的和经过协商同意。经过加强和改革的联合国应该能够对实现其创始人的设想作出积极贡献。

在此,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早在1945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向杜鲁门总统汇报旧金山会议成果时所说的话,他说:

“争取和平的战斗应在两条战线进行。第一条战线是安全战线,在这里胜利意味着消除恐惧。第二条战线是经济和社会战线,在这里胜利意味着消除贫困。只有在两条战线都取得胜利,才能确保世界享有持久的和平。如果男子和妇女的家和工作得不到任何保障,任何可能写入《宪章》的条款都无法使安全理事会能够使世界免于战争。”

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听到我们的秘书长发表了类似的想法,他说:

“对于联合国来说,迫切的发展需要与迫切的和平需要都是当务之急...如果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我们完全同意这些观点,并再进一步指出,国际和平与安全、一个公平和有利的环境以及纠正不平衡的金融和贸易关系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这方面,非洲的处境是国际社会所熟知的。非洲的弊病和弱点的根源已经得到详细的论证。尽管已经诊断疾病,但仍然看不到治疗的办法。非洲需要一个新秩序,使其具有一个明确的设想,以便促请逐渐加入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和逆转无论是故意或无意造成的非洲的边缘化。

对于人权的看法仍然各不相同。我们相信人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认为,一个经过调整和改革的联合国即使不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话,也应通过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对其予以同样的注意。

请允许我援引毛里求斯的例子。过去,十年中,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迅速进展的同时,也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在加强民主框架方面取得稳固的进步。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由政党和个人自由参加、每隔5年举行的定期大选是我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经验成为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综合发展的范例,它给全国人

民带来尊严;保护人口中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阶层的社会发展;以及为逐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加强所有民主制度。

因此,秘书长题为《发展议程》的报告是及时的,它无疑将把各个不同方面的发展问题放在国际议程上的显著地位。应该为这项有意思的报告赞扬秘书长,因为该报告着重指出了发展的多重性。1994年6月24日在纽约通过的《77国集团部长宣言》中所载的建设性提议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报告。我赞扬这一《宣言》,它是发展中各国为辩论该报告作出重要贡献。

让我们这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很好地利用新的环境。让我们坚定致力于减少世界上的贫穷、饥饿和贫穷状态;坚定致力于使财政资源和技术转让源源不断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坚定致力于全面解决债务问题。只有通过这些承诺,并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分担责任和共同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制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的边缘化,并帮助使它们加入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

将在明年建立和组成世界贸易组织,人们期望该组织为发展一个综合的、更为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制度作出贡献。我借此机会劝告该组织的成员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保证使发展中国家这次能够公平地分享预计的世界增长。

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表示了发自内心的忧虑,这些国家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伤害,并由于远离其原料和粮食供应来源及其出口产品的市场而处于不利地位。它们担心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将损害其贸易,尤其将损害它们根据与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欧洲联盟达成的契约性协定所享受的优惠。

我国作为一个出口国和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势必受到损害。我们因此呼吁根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谈判《最后文件》的规定采取措施为任何这样的损失提供适当的补偿。我想在此强调必须维护现有的根据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达成的《洛美协定》建立的优惠贸易制度。

在当前提出任何关于多边贸易制度的新问题,包括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新问题的企图都是不适当的。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社会条款和贸易制度”和“贸易和环境”等敏感问题时,采取对抗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好处。我国将反对列入任何看起来是经过伪装的保

护主义条款。

但我还认为,以工人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的我国为例,国际公认的劳工标准和准则以及工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如果要使人处于发展的中心,那么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应在所有国家鼓励享受这些权利并遵守劳工标准,当然又不忽视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目标。

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指出,最近我国政府通过了立法以确保护工人在其受雇的制糖业参与企业管理并成为股东。这是在基于伙伴关系的新的社会秩序范围内进行的,它旨在支持经济民主化。

这一点使我想到即将于明年举行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第4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会议都具有同一个简单的目标:改善人类的命运,并以此提高人的尊严。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首脑会议和会议将促进关于发展纲领的辩论,并将促进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发展问题的性质和复杂性。但愿这些会议能提出合理而具体的建议,并作出明确的承诺为实施这些建议提供资源。

诚然,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失已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它们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在一个仍在谋求迄今仍未建立的新秩序的世界中以战略性的经济联盟取代了军事联盟。

在这种不确定和变化无常的形势下,适者生存以及最具竞争力者生存是现时的风气,因此,经济力量脆弱的小国在它们的安全以及持续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需要得到保证。在这方面,世界各地正在重新重视区域性合作和一体化。

我们认为,救助弱小国家的经济有赖于成功地实施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方案。我们把区域主义看作是一种对多边主义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在公开的区域主义并不导致排外性时更是如此。因此我呼吁国际社会充分支持成功地执行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方案,特别是在非洲刚开始形成的方案。

在我们这一地区,诸如印度洋委员会、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区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组织,都是在各成员国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有用工具,都有助于加强我们各国的经济。

政治稳定、妥善的治理方式、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确保朝这一方向

前进。然而,由于我们没有尽快地对卢旺达的苦难作出反应而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不断丧失生命的情况予以默认。来自卢旺达的数十万难民的严重困境仍然是我们关切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并致力于紧迫地处理规模如此惊人的人类大灾难,而如果对这种灾难不闻不问或不敢大胆处理,它们就很可能蔓延到本地区的各个邻国并对它们产生不利的影响。

最近在突尼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我曾有机会表达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当时我提出警告说,布隆迪正坐在火药桶上,如果国际社会不认真地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一问题,就有爆炸的危险。虽然主要由于采取了“绿松石行动”,并由于非统组织成员国作出了提供部队的承诺,而使该局势有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但本地区仍然十分脆弱。拥有资源的国家必须挺身而出,并充分地担负起防止重新出现这种悲剧事件的责任。

就我国而言,它除了参加国际论坛的活动并提供了不多的现金和食物捐助之外,还担任了扎伊尔总统和卢旺达总统之间进行对话的东道国,对话的结果是签署了主要是关于难民情况的一项协议。

我要利用在这一论坛讲话的机会,呼吁在安哥拉、利比里亚和索马里以及非洲存在着可能突然爆发出不必要冲突的紧张地带的其他地区的兄弟们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和消除他们的分歧。

在这里把莫桑比克树立为一个榜样是合适的,因为在那里对话已经战胜武装斗争,并且再过几天,人民将行使他们选择自由来选举那些他们希望来治理国家的人。同样,莱索托的宪法问题已经通过不断的对话和平地得到解决,这是一件令人感到满意的事情。在这方面,我要赞扬我的兄弟穆加贝、马西雷和曼德拉三位总统所作出努力。

我希望积极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其他人也能够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在这场冲突中,无数的生命在继续丧失,人们的苦难已经超过了忍耐的限度,人民对交战各派强加于他们的命运似乎已经听天由命。难道我们不够负责和人道来解决那些正在困扰该地区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在当诸如困扰北爱尔兰和中东好几十年而且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冲突正在得到果断的处理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应该这样做?

中东的积极事态发展的确标志着该地区国家间关系的

一个转折点,成为和平与稳定的好预兆。我殷切希望,那种使正在进行中的谈判有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的温和和妥协精神盛行并有助于打开在整个地区恢复和平的其他通道。

在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的前夕,我们这些世界领导人应该从中东出现的积极趋势中获得启示,从由于和平谈判而在南非成功的过渡中获得启示,并致力于通过对话来解决历史性的、现存的冲突性局势。在这方面,让我诚恳地呼吁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对我们来说同样亲近的国家,不要把它们的分歧国际化,而是要通过和平方式双边地处理这些分歧。我们要鼓励两国政府本着信任和妥协的精神为了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更高利益,乃至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恢复对话。

我高兴地获悉,在斯里兰卡,随着新政府的组成,冲突各方之间已开始对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步骤。

这种积极的努力只能对国际社会有益,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和平红利可允许世界集中精力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以使世界成为更安全的生活地方。因此我们继续希望在象斐济样的公民平等还未实现的地方能够取得迅速的积极的发展。

我国主要关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裁军问题。明年将召开不扩散条约的审查会议。毛里求斯已经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立场。不扩散条约的任何延期应该与核裁军的进展,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以及建立审查条约的歧视性的谈判框架联系起来。我们已经明确地申明,世界不能被永久地划分为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不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项被认为使这种决定永久化的条约注定要失败,并且不能期待它会持久。

没有不扩散条约成员国的有说服力的支持,我们使世界无核武器的努力可能会失败。最近条约的一个成员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争端明确地表明不扩散条约并非十分的可靠。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浓缩铀和钚的交易,这严重地违反《条约》目标。只要核武器国家存在,其他有核潜力的国家就会有获得这类武器及材料的愿望,从而使国际社会受到威胁。

毛里求斯此刻欢迎有关达成一项使整个非洲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我们衷心地希望主要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组成的排外的有核国家俱乐部将尽一切努力允许这个区出现和达成这项条约。

(以法语发言)

作为法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代理主席,我想用法语说几句话,法语使47个国家的4亿多居民集中起来成立了这个对话和合作的共同体。自1986年以来,来自五大洲的这些国家的最高级官员定期举行首脑会议,以审议讲法语世界的问题并且共同努力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

因此我国荣幸地主持了去年10月召开的讲法语世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有些人会感到吃惊,一个官方语言为英文的英联邦成员国被选为这个首脑会议的东道国并且在两年中成为讲法语集团的发言人。实际上对于我们毛里求斯人来说,这根本并不是一件异常的事,因为我们十分和谐地在文化和语言多样化中生活。毛里求斯的文化的的确是长期历史综合的结果。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结合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语言、宗教和社会的贡献。激励上次首脑会议工作的主题“多样性中的团结”是我国所十分珍视的。毛里求斯民族的各组成部分在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参与创立国家特性。基丁承认差别和人类团结的在多样化中团结的信息对目前困难和复杂的世界局势具有更贴切的意义。

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希望法语世界更紧密地和致力于世界民主、和平和发展的区域性和国际组织,首先并且最重要的当然是联合国进行合作。我们已经通过了一系列促进这种新的伙伴关系的决议。此外,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布特雷斯·布特雷斯-加利先生阁下到毛里求斯来。在首脑会议期间,我们加强了对话,并且自那次会议以来通过不同的方式保持着这种对话。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时间获得执行自己决议的手段时,法语世界的局势开始发生迅速的变化。

的确在毛里求斯首脑会议后的第一天,我们的兄弟布隆迪总统被残酷地暗杀了。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立即得到通知。然后卢旺达的局势发生恶化,我们再次通知这两个国际论坛。由于在最初的几天里缺乏行动,我们欢迎法国完全为人道主义目的所进行的干预,因为这种干预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除对大湖地区的关切外,法语世界国家还十分关切海地局势。我们十分密切地注视那个国家的事态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为重建民主所采取的积极步骤。我们十分耐心地,并为了海地人民的利益等待合法政权返回这个在近代史中苦难深重的国家。

法语世界本身通过了旨在使法语社会更生机勃勃地出

现在国际领域中的无数决议。它因此将能够在自己有能力的具体领域作出贡献。我要特别提及支持秘书长所正确命题为“发展议程”的报告的决议。这项决议阐明法语世界希望在议程中得到考虑并且将由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在筹备阶段提出的主题。

在里约热内卢的首脑会议上,随后在维也纳,然后在巴巴多斯和开罗,明年在哥本哈根以及在北京,法语国家正就联合国已列入其日程的主要问题磋商。其目的是为了在应付发展的巨大挑战方面形成共同的立场。

在第三个千年即将开始时,这种协调一致行动对于我们世界的和睦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作出具体的贡献以反映推动法语世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法语世界要向世界传播一个崭新和积极的信息,一个自由、团结和分享的信息。我十分高兴地向你们传达这个信息。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理刚才所作的讲话。

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理阿内鲁德·贾格纳特爵士阁下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通知

主席(以法语发言):在请这次会议一般性辩论中的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谨通知大会成员,由于因疏忽而造成的错误,载于文件A/49/251的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议程和载于文件A/49/252的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的分配未能正确地反映项目33的措词。根据大会第48/26号决议,项目33的题目应是:“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这个修改将反映在随后印发的文件中。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来西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易卜拉罕先生阁下发言。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我还要对圭亚那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表示赞赏,他成功地领导了大

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并进一步提高了大会的中心地位。

冷战已经结束,专制主义也受到了公正的惩罚。我们在这个历史关键阶段必须抓住机会重新设计世界秩序,以便实现国际社会的理想。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并集体地为我们时代和今后世代重建一个真正公正的秩序。

的确,国际社会已经达到许多重要的里程碑。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同意以和平手段解决其争端。南非已摆脱其单一政治,成为一个没有种族隔离并由多数人统治的国家;柬埔寨举行了自由和民主选举;以色列-巴勒斯坦协定使西亚的持久和平更接近于实现。

但是,这一初期的兴奋将有点短暂。前面的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陷阱。冷战的结束尚未以其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允诺充分奖赏我们,反而却释放出狭隘民族主义、宗族主义、宗教狂——正如人们在波斯尼亚“种族清洗”中所目睹的那样——卢旺达的部落战争和某些国家的宗教纠纷等各种恶魔。在财富、权力和对资源控制方面的南北分裂仍非常突出而不能被忽视。全球繁荣的重新分配远未实现。

国际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履行近年来所作的有系统地改变全球环境的承诺。要取得这一成就,就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持久努力,并加强文明社会和多边体制。

发展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因为冲突的起源经常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和不平等中根深蒂固。至于文明社会,其逐渐成熟要求建立一种稳定和敏感的社会秩序体制、一种作为疏导政治能量手段的民主参与安排和一种使文化得以繁荣的环境。

在所有这些领域,关键因素是人民——他们的自由、安全和发展。东西方人类的所有伟大传统都赞同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都赞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及作为文明基础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至高无尚地位。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要求国家必须保护所有人不可剥夺的享有自由权利、参加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权利和通过发展发挥个人最大潜力的权利。在不能损害社会稳定的限度内必须保障个人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构架内,我们认为应该在任何社会,无论工业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中恢复人权,这是我们绝不能放弃的一项持续努力。

1992年里约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仍然没有履行。尽管有全球环境基金,但如果立即提供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不达到0.7%国际目标,这将是严重违背里约承诺。

这将对北方在历次会议上作出的认捐承诺提出疑问。明年将召开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如果同《里约21世纪议程》一样,不给予提供任何真正执行手段的话,那么这些经艰苦谈判制订的文件有什么价值呢?最近在马德里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突出表明了主要发达国家经常脱离发展中国家需要和要求的先入为主的想法。

发达国家曾在里约首脑会议上宣布,热带森林属于全世界。有人坚持认为必须永远保持这些森林,以便维护生物多样性并保持生态平衡。今天,东南亚已被厚厚的烟雾所笼罩,这给人民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几十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正在燃烧,珍贵的物种正在丧失。

如果热带森林确实是人类继承的财产,保护热带森林就必然是一种集体的责任。虽然东南亚各国将采取必要措施,但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较富裕的成员,在紧迫和优先基础上帮助我们扑灭这场大火。

我们认为全球人口问题是同总的发展关切分不开的。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来自对教育的投资和妇女保健。虽然我们赞同开罗人口与发展会议的基本目标,但我们对不顾他国价值观念把观点强加在别人头上的企图感到遗憾。

没有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渴望获得的和平红利就不会实现。但是,增长前景经常受到目光短浅的政策和工业国家经济内部结构危机的阻碍。从这个角度看,对宏观经济稳定化的普遍要求不应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应既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包括工业国家的经济。

不久联合国将纪念其存在50周年。完全忽视这个世界组织及其各机构对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不宽厚的。联合国为在教育、法律、保健、文化、经济、难民救济等领域进行合作提供了论坛。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其存在为真正民主和多文化的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

但是,当我们在总结那个时代的失败与成就并思考21世纪的挑战时,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到我们的许多局限性。显然,今天的联合国未能有效地处理全球关键性问题。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其自己的决议时陷于瘫痪。那么,我们也应当问:如果安理会几年前准备介入海湾危机,又如何解释甚至在塞族人拒绝所谓的和平计划之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的政治上的胆小和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决心?

在联合国内部,安全理事会决定的维持和平行动未规定

进行协商的明确的机构框架,特别是在提供部队的非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和安理会成员之间。然而,主要大国正抵制在安全理事会同提供部队的国家之间进行经常性协商的迫切需要。

虽然索马里局势显然表明需要联合国作某种程度的参与,如果不是进行干预的话,在另一些行动中甚至该区域的国家却完全反对联合国的参与。我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但对一些为有值得怀疑的利益集团服务的行动感到关切。

在安全理事会,尽管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致意见已经消除了障碍并促进了争端的解决,但是,推动解决问题的动如果不以责任制和问题的非选择性加以适当限制和平衡的话,则可能损害安全理事会本身及其道义权威。《联合国宪章》明确承认主要大国的作用,至少是那些仍然理应享有这一地位的國家的作用。但是,我们许多人将不愿意同意让这些大国继续享受《宪章》的特权,在任何它们想要干预的地方并且只是在它们自己对和平与安全的解释要求进行干预时才进行干预。

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以更公平地反映地域代表性,并使安理会对全体会员国更负责任。少数几个国家声称自己是主要大国的作法越来越无法使人信服,不能让这些国家的抵制阻挡改革。问题不仅仅是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而是要扩大参与。由于安理会是非代表性的,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是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为过去的强权政治而设立的否决权必须成为安全理事会彻底改革的一部分。

联合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促进自己利益的最佳场所。因此,我们不能允许目前对联合国的结构和作用的不确定性继续下去。联合国尽管遇到财政问题,不能任其成为权力的乞丐,牺牲了《宪章》的原则。

联合国是唯一能够采取全面和综合方法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机构。振兴起来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能够进行协调,并希望能够融合诸如七大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类的不同的机关的政策。在此方面,必须优先重视发展纲领,这将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新的框架,而这是真正全球性伙伴关系的基础。

联合国也必须开展全面和彻底核裁军的斗争。主要大国不能放松有效的不扩散和全面禁试条约的势头,这对我们停止军备竞赛和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集体意志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

马来西亚准备早日对真正的全球主义目标作出承诺,并通过联合国内部的一个真正的机制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新的世界制度作出承诺。我们将继续积极地参加多边制度的工作。

国际社会自1945年以来已增加了四倍。世界是多种多样和多文化性的。有意义的对话不能受到狭隘的标准和过份的文化优越感的限制。

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和超越徒劳的极化。我们都需要摆脱旧思想中固有的狂妄和短见。我们必须尊重不同意见和世界观及对生活与社会观察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决不能阻止我们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而努力寻求并执行真正的解决方法。

我们必须接受新的现实,特别是全球经济中意义深远的制度性改变。东亚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不可避免地将在全球事务中产生新的实力平衡和责任。

我们充分了解到东亚内部的许多缺点;其惊人的经济成就同奇迹差得很远。然而,它的经验指明了朝着优秀质量前进的改革之路。政治稳定是为经济增长进行努力所必需的,而经济增长最终使人民更加强大。如同在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那样,它的力量就是接受并经历发展与民主并不相互排斥的主张;普通人民享有负责任的自由并参与公众生活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和政治不稳定。多元文化丰富了发展,在多元文化中的容忍与温和的作法已经把宗教和民族多样性从冲突的根源变为成功的条件。在一个由于民族和宗教狂热和文化偏见而分裂的世界上,东南亚的多元文化经验也许能够为制定全球公民之间的和平共存和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的手段提供一些线索。

几乎40年前,达格·哈马舍尔德在谈到世界状况时,对全球化的前景或许没有像我们这样兴奋。在战争记忆犹新的情况下,他说:

“我们必须作好学徒,在每一个阶段,根据当时情况的许可,尽可能努力发展国际共存的形式。”

这种学徒现在已经结束。联合国必须自我革新和更新,以应付二十一世纪的挑战。联合国必须进步,并把自己从一个少数几个强国的表演舞台,改造成为一个治理全球的有效和有代表性的工具。除此之外,它必须负有正义的精神,负有同情心。简而言之,这个国际机构的合法性有赖于它实现成

为国际社会良知的理想。

扎伊尔共和国过渡时期政府总理肯戈·瓦·东多先生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扎伊尔共和国过渡时期总理发言。

扎伊尔共和国过渡时期政府总理肯戈·瓦·东多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欢迎扎伊尔共和国过渡时期政府总理肯戈·瓦·东多先生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肯戈·瓦·东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星球正在寻求一种新的世界平衡。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结束至今已有5年,军备竞赛已经不再那么疯狂。不幸的是,影响人类的问题仍然没有变化:死亡、疾病、战争、饥荒、贫困、紧张温床,以及整个人口流离失所的悲剧。东西集团已经被南北集团所取代。富裕的北方忧心重重,因为贫困的南方威胁着它的宁静和舒适。

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改善国际气候,反而在南半球带来了不稳定。我们的世界正面临三方面的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类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正严重考验着国际团结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紧张温床在联合国内引起忧虑和关注。人们已提出若干想法,在全球规模内制止那些罪恶,并有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我们认为,最好的作法还是那句老话:“防患未来,事半功倍”。

在我们看来,近代世界历史表明,预防性外交在维持和促进和平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很清楚,如果国际社会及时干预,防止事态恶化,目前的许多冲突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处于显然的理由,我愿谈卢旺达危机。

审查这场危机的根源就可以看到,执行预防性外交本来可以防止这场悲剧,至少减轻它的影响。如果我们追溯到胡图和图西间种族冲突的最早表现,我们看到国际社会错过了多次解决这场冲突的机会。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近期的历史。

很清楚,如果当时双方能遵守《阿鲁沙协议》,卢旺达悲剧就不会发展到目前的局面。同样清楚的是,国际社会原本可以保障这些协议得到尊重。此外,在屠杀前不久和屠杀

期间在卢旺达领土上部署外国和国际部队,本可以预防屠杀的发生。

扎伊尔代表团回顾过去,以便能从中汲取解决目前和将来问题的教训。这些问题是什么?

数以百万计的卢旺达人已离开本国,在邻国避难。这一大规模出走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些国家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情况。比如,扎伊尔不得不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收纳将近300万人。小小的戈马市,正常人口20万,仅6月14日,每分钟接受1万名难民。现代世界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人口背景离乡的情况。

这种局面只能造成悲剧:基础设施拥挤不堪、传染病重新复发、住房短缺、作物被毁、环境破坏、生活拥挤的人民之间的争端、不安全以及无数的其他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以外,民族问题正在恶化,并且已经成为扎伊尔那一地区令人关注的问题。

和扎伊尔接壤的各国中目前的局势符合国际社会进行预防性干预的所有先决条件。当然,国际社会已在从事人道主义活动,帮助难民。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感谢参与这些行动的所有的国家和组织。值得特别赞扬法国,它在“绿松石行动”中拯救了许多生命。但是,现在正是时候,国际社会超越人道主义方面,争取解决造成卢旺达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其对联合国的影响。

这些原因涉及难民离开自己的国家逃往根本没有能力接纳如此多人的国家。因此,解决办法在于难民返回原籍国。但是,我们注意到,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受这一现象直接影响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单独应付这一局势。

我们看一下我国和卢旺达的情况。卢旺达悲剧是在扎伊尔现政府执政前不久发生的。鉴于扎伊尔的经济状况本来已令人担忧,我国政府采取的临时措施只能缓解卢旺达悲剧,但问题仍没有解决。

扎伊尔从本讲坛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与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困难相适应的支持。

我们知道,以下各种因素正在阻碍难民返回其祖国:其行政和政治组织正在难民营里重建;难以辩认的民兵,前文职和军事当局正在恫吓难民;基加利的新主人劝说其同胞自愿、安全返回的承诺至少是不够的;为尊重非洲统一组织有关难民公约精神,扎伊尔政府正努力将前士兵从边界赶走,但由于缺乏资源,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困难。

所有这些因素应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尤其是因为胡图-图西族冲突的演变可能出现来回摆动的危险:今天,30年前被驱逐的图西族难民大规模返回卢旺达;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谨慎行事,明天在卢旺达会爆发另一场悲剧。到那时,返回的将是胡图族难民。

因此,世界亟须帮助这两个民族学会再一次在和谐中共同生活。

我们认为,卢旺达悲剧的解决办法应包括以下4个因素:有关当事方分享权力;建立一支多种族的军队;为难民安全返回建立保障机制;国际社会向避难国和原籍国提供援助。

在简要阐述大湖泊地区目前非常暗淡、令人担忧的局势后,我现在要谈一下我们自己的国家扎伊尔的形势。

扎伊尔地处非洲中部,是一个陷入严重危机的国家。自从本十年初以来,扎伊尔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机构危机,其中发生的一连串个别事件破坏了我国经济的所有基本平衡。

我国勉强避免了一场与卢旺达危机相妨的危机。我们知道,1990年4月24日在扎伊尔开始的民主化进程是整个非洲大陆最动荡的进程之一。历时多达2年的全国会议未能使政治派别和解。离心的部族运动的再次出现损害了民族团结。在全国各地到处爆发种族紧张事态。总之,当时我们所痛惜的卢旺达大屠杀和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现象很可能在我国发生。

卢旺达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大悲剧,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及时援助。

我们不想抵估扎伊尔国内力量的智慧和所做的工作,也不想低估我们称为三驾马车,即比利时、法国和美洲联合王国组成的小组提供的持续支持。

我们还要指出,正是在本组织秘书长斡旋下召开的会议使扎伊尔各种政治势力走到了一起。

这些会议的成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成果结束了同时存在的不同宪法文本和向新的民主共和国过渡的多重机构。

1994年7月11日,过渡议会建立了一个代表扎伊尔大多数人的政府。该政府只想通过议会控制开展国家的政治活动。

与其他地方一样,扎伊尔的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物质和财政资源。我指的不是特定时刻需要的资源,例如组织和举行自由、具有透明度的选举所需的资源。

我指的是稳定经济及社会环境所必须的大量资源,以便为民主化创造条件。这一稳定长期受忽视,但是,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稳定是民主取得进展的前提。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非洲和全世界许多国家完成其民主化,或者至少是在合理的期限内完成民主化的希望不大,因为在这些国家,贫困、营养不良、无知、暴力等不幸扭曲了政治。

当一个国家只依靠国内努力解决所有这些困难时,很快就陷入恶性循环,这只能使问题加剧。

人类面临的另一场危机是经济性质的。这一危机可追溯到1970年代,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给予当时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彻底改变了国际形势。

这一危机起源于结构性缺陷和商品、贸易、能源、货币和金融等相互依存领域的不平衡。

因此,我们提议将预防性外交的概念转用于经济领域。这将意味着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解决一个国家经济的不平衡,以免这种不平衡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自从民主化开始以来,扎伊尔的社会经济状况已严重恶化。在过去5年中,扎伊尔经济的基本平衡已被彻底破坏。结果,出现了特别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伴随这一经济危机的是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导致经济结构被洗劫和全面破坏。

毋庸置疑,由于这样的经济局势对公民的生活条件产生消极影响,更难使我们的民主开花结果。

同样明显的是,扎伊尔不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这种状况。现任政府当然在它的方案中包括了使社会条件不断恶化有所减缓的具体短期措施。然而,只有使扎伊尔与它的双边和多边伙伴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从而提供支持,这些措施和政府的整个复苏方案才能产生效果。

然而,众所周知,这一合作已经停止,扎伊尔的大多数伙伴都正把朝着实现民主取得切实进展和经济管理方面的进展作为恢复此类合作的条件。因此,我们发现我们面临一种复杂的条件限制。我国需要得到援助以实现民主和妥善的管理,然而,预先实现民主和妥善的管理却被定为这一援助的条件。

我国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这种条件限制正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与他们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伙伴之间

的合作的一个决定因素。换句话说,目前许多国家面临一种恶性循环,这阻碍它们从国际社会得到支援。

联合国必须找到某种手段打破这种循环,因为世界许多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都处在危险之中。必须指出,我们在寻找这些手段时必须打破常规,以便找到富于想象力的新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办法,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欧洲实现重建的解决办法。

困扰当今世界的第三个灾害是社会危机。目前在国家间关系中,武力和暴力正重新出现并凌驾于法治之上,蔑视各种文明行为准则。人类社会正因此而遭受蹂躏。三分之二的人类遭受饥饿、传染病、营养不良、营养不足、失业、缺乏信息、文化渗透——总之是完全不发达状况,政治和经济危机也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

我所领导的政府正处在从一个旧秩序向一个新的正在建立的共和国过渡的过程。在这个新共和国里,我们将承认每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权利;在这个新共和国里,司法是独立的,警察和军队必须保护公民;在这个新共和国里,新闻是自由的。

我国政府准备使在扎伊尔尊重人权成为其根本的优先行动事项。我在这个讲坛上呼吁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向我们交流它们的丰富经验,并帮助我们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建立我们新的坚定的民主共和国的各种体制将涉及在不远的将来组织自由、透明和诚实的选举。我国政府希望看到联合国各会员国在我们实现建立一个法制国家这一漫长旅途的最后阶段与我们携起手来,协助我们筹备、组织和监督各级选举。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以前,我只希望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主持大会第49届会议。我们都意识到你的当选是你的国家科特迪瓦的荣耀。但它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你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知识渊博的外交家所具备的素质的确认。你的能力和经验无疑将保证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我们还要向总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表示祝贺。

我还必须说,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你杰出的前任主持第48届会议的方式。

我们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促进和平和尊重人权的承诺和不懈努力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给予支持。

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赞扬南非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

这种政治上的成熟加上国际社会的帮助使他们有可能消除种族隔离,使该国实现了民主。我非常高兴并衷心喜悦地代表扎伊尔政府和人民,祝贺新的民主和多种族的南非共和国回到联合国。

最后,我要祝贺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领导人以及作为调停者参加谈判的所有人,祝贺他们对全面最后解决中东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作出的贡献。

总之,我只想说,我来到这里传递三项信息。第一项信息是,各国在不排除任何国家的互利合作中相互依存。第二项信息是,我国政府在他的行动中最优先重视迅速建立一个新扎伊尔,一个基本自由和公民权将成为当权者主要关注的法治国家。第三项信息是,要求有效实施预防性外交的构想,以在世界上促进和平并消除贫困。

扎伊尔共和国过渡时期政府总理肯戈·瓦·东多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菲律宾外交部长罗伯特·罗慕洛先生阁下。

罗慕洛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担任大会主席这个崇高职务。你杰出的职业生涯和你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以及你出色的个人素质保证大会第49届会议将得到明智和有技巧的领导。

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回顾它成立时的最初原则。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些原则运用到目前不断变化的现实,运用到人类观察能力所及的地方和后半世纪的不稳定状况。

副主席比格曼先生(荷兰)主持会议。

国际社会摆脱了肆无忌惮的全球冲突所造成的难以叙述的恐怖和破坏,成立了作为首先用于防止冲突和维持和平工具的联合国。这一使命如果可能则通过鼓励争夺各方自己和平解决争端来实现,如果必要的话则通过联合国以武力干预来实现。

正如任何人类机构一样,联合国在这方面的记录也是好坏参半的。我们发现,联合国在那种争端的双方或所涉主要大国求助于——或被迫求助于——国际社会分开相互争夺的力量并使它们暂时休战的情况中,有效地维持了和平。我们在诸如塞浦路斯、安哥拉、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中东某些地区看到了这种情况。

近年来,在我所处的世界地区实现了唯一一次成功,即在

柬埔寨,联合国依靠国际社会和柬埔寨各方自己的决心,不仅推行了和平,而且还完成了向和平与民族和解政权的过渡。

应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占去了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较大一部分注意力。然而,本组织的倡始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避免危机和对冲突进行干预是不够的,战争与和平的根源存在于人的状况和人的心灵之中。所以,人类必须从其根源上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我们回顾这半个世纪,极为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永久的胜利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干预,而是来自有关国家和人民的最深切的关注得到处理和解决之时。去年,两个这种胜利象两颗并排的彗星,照亮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力地再一次表明了这种基本现实。这种胜利的成就都来自两个使联合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中卷入最深的地区——南非和中东。

在南非,一个民主政权中的民族和平和和解,经过几十年由联合国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和争取人类尊严、种族平等、多数人统治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之后胜利地产生。这种情况只是在该国大多数政治力量认识到这些普遍价值是南非民族生存的关键之后才出现的。

在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所促成的戏剧性突破,打开了结束阿以冲突的希望大门。国际社会主要通过联合国顽强坚持巴勒斯坦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以及该地区各国享有的在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内安全存在的权利,才使之成为可能。由于以色列和巴解领导人以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认识到这种权利的基本性质,才最终出现了这一情况。

不幸的是,残酷的冲突继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索马里、卢旺达和其他经历类似悲剧的地区摧残着生命,这主要是因为各种族团体、部落和家族中的有影响力人士仍未接受他们共同人类的这一基本真理。

联合国早已提出了经济发展——即提高整个国家的收入——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是至关重要的论断。联合国强调这一重要的现实自然是正确的。在很多情况下,极度贫穷导致绝望以及对所察觉的非正义现象的义愤,这种非正义现象就是在一个富有和恣意挥霍消费的世界中却生活于赤贫和一无所有之中;他人利用某国民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却未给予充分的补偿;以及注定长期无能力摆脱对外国债权人尚未偿

付的债务的现象。

幸运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菲律宾为属于这些国家而感到自豪--作出了很艰难的政治决定并采取了有利于积极和持续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所以,这些至少对能够利用更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希望的经济增长时机。然而,正如很多国家及联合国本身所意识到的那样,经济发展本身是不够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全面收入是不够的。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公民享有更美好的生活。更大的经济本身并不满足个人对实现人类抱负的愿望。

实际上,除非每个公民及每个社区同增长利害相关,除非他们动员起来并获得力量来积极参加发展进程,经济增长是无法持久的。对于一个并未分享其收益或社区被其摧毁的个人来说,经济增长将是毫无意义的。而对剥夺其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人来说,发展也是空洞的。一个社会如果不充分照顾其地位不利的群体:妇女、儿童、少数种族、残疾人、无家可归者--那么它就无法实现增长,实际上发展进程本身也受到严重阻碍。除非为后代保护自然环境的滋养能力,发展就无法持续。

对于作为人的公民实现其抱负的关心、对其社区和社会的关心,是不能等待的。它不能等待实现彻底和平或实现某种程度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和平、发展及社会和人的生命的质量--都必须同时并进。

菲律宾以代价换得了这个教训,现在正认真地运用这一教训。我们通过一种和平进程保证了和平与民族和解,这一进程包括与持不同政见分子进行真诚的讨论并给予他们慷慨大赦。我们允许我国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社区相当大程度的自治。我们为地方政府和社区确立了广泛的权力、责任和资源,我们恢复了民主多元化的制度,人民及其团体可通过这一制度提出不满并以和平和礼貌的方式促进他们的利益。

同时,我们通过放开支配贸易、投资和银行业及金融的条件并通过政府企业的私有化执行了一套目的明确的经济发展规划。我们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基础设施和慷慨的惠利。这些措施同恢复政治稳定一起使我们回到经济复兴和自立的增长道路上来。

同时,我们还通过达成一种广泛的全国范围的协商一致,通过了一项社会议程。根据该议程,我们努力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不仅是因为这样一种改善是他们固有的权利,

也不仅因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在我们看来是个人和社会得到好处,而且还因为我们懂得,激励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是使其同人民的利益相连,并且由于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的最具有活力的资源。

因此,我们正谨慎地捍卫着菲律宾人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则是我们对使所有人获得人权教育所给予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武装部队和警察;这是一项我们宪法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条款所确定的使命。

我们正在扩展为我国人民及其社区,尤其是最容易受害的群体赋予权利的活动。我们还对包括女工在内的妇女以及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儿童所具有的各种关注给予重视,并提供资源。我们保护了我国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并且我们还为将我国人民培养为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所需的健康和教育事业拨出了巨大资源。

我们菲律宾人认为,同时和均衡地实现和平、发展与个人生活质量作法必须在国际社会与各国国内,在人的家庭以及在各国社会中采纳。

全球经济的扩展对世界和平和各国进步是重要的,但这是不够的。各国利益必须与这种扩展相关,并在其中具有更大的份额。

即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国际社会的各种救助必须超越国界,它必须在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和承认所有人的生来平等给予更大的重视,而不分其性别、年龄、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和国籍。

我们所有人必须牢记,冲突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对领土或资源的争执。我们都十分清楚,这些原因还来自于--似乎越来越如此--对其他人的信仰和文化的不容忍,以及对来自外域的人给予不尽人道的对待。

人类在促进这样一种真理的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即有些事情是超越国界的,并且是所有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共同遗产、共同关注与共同责任。这当中并包括环境、海洋及其资源。

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也是超越国界和需要全球性责任感的,其价值甚至比环境或者海洋要大得多。我这里指的是世界上最易受害的人类群体。我特别指的是,移徙工人、难民、儿童、老年和伤残的人、以及世界妇女的特别关切。

劳工跨越国界的流动正越来越成为我们时代国际生活的一种显著现象。它由努力寻找机会的工人的供求状况所

导致。然而, 移民工人不仅仅是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一种商品。他们比我们这个大厅中的任何人有着同样的尊严和权利。此外, 他们对其所生活和工作的各国社会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 包括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移民工人给予不及他人的对待。在最好的情况下, 这些工人也得不到劳工和就业法律的保护。国际社会、联合国不能允许这种对人类家庭容易受害的确实宝贵的成员的虐待继续下去。

我们敦促各会员国批准或加入《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 作为表示他们对与这些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所具有的共同人性的承认。

秘书长不妨组成一个小组以便就改善联合国为移民工人所作各种努力的协调, 向大会下一届会议提出建议。我呼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使移民工人的权利成为其优先关注的项目之一。

我重申召开一次关于国际迁徙和发展的全球会议的要求, 这一要求曾得到出席最近在开罗召开的关于人口和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的许多代表团的支持。

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在世界范围造成了大规模的难民流动。在必须坚决区分难民和经济移民的同时, 必须给予真正的难民以国际公约所要求的各种保障。

儿童以其本性理应得到人类的保护和关怀。无家可归的儿童、被迫吸毒成瘾的儿童、难民儿童以及在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地区的儿童尤其具有这种权利。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确保这些儿童得到足够的食物、医疗、住房和教育。我们可能需要拟订一项涉及买卖儿童、雏妓、儿童色情以及以儿童的器官做罪恶交易的公约。

世界各国妇女的权利、教育和授权对联合国和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因为它们同人类最重要的关注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就是儿童的健康和教育、促进经济、保护环境、以及控制国家和世界的人口。

我们菲律宾人期待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 并且要求在其行动纲领中列入保护和提高妇女权利, 特别是那些处于极易受害地位妇女的措施, 这当中包括移民女工、女难民和少数民族妇女。我们还要求对于预防犯罪和对待犯人的第九次联合国大会采取步骤, 使基于性别的暴力成为一种罪行, 特别是针对女移民工和贩卖妇女的受害者施行的暴力。

保护这些易受害群体的利益的必要性的基础是人权这个

根本问题、对各国人民及其权利的尊重问题以及其作为人所具有的生来平等的问题。联合国从《世界人权宣言》开始已经通过了关于人权的许多国际文书。菲律宾是其中21项文书的缔约国。

联合国必须在始终尊重各国主权的情况下恢复其促进对这些庄严协议作出遵守的承诺。鉴于人的固有权利和平等的概念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 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必须始于教育。正象我国宪法所宣告的, 人权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人权。

我国代表团重申充分支持去年提出的关于宣布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的一项建议。同时, 必须加强联合国人权机制, 特别是新成立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权中心。

即使当我们重新集中关注人类基本需要时, 我们也不应看不到在联合国的任务中维持和平的重要性继续存在, 甚至有了增加。但是, 我们必须确保维持和平的职能不会挪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金, 不会被大国用来谋求其各自的议程, 并且要透明和民主地予以履行。

菲律宾充分支持这样一种方法, 即国际和平与安全要基于确保具有不同政治、文化、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尊重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我们认为,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不应主要依靠使用或威胁使用制裁、武力或其他强制性措施。维持和平行动虽然重要, 但也不应取代政治解决争端。

据此, 由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日益增多和复杂, 我们在联合国必须为确立和指导维持和平行动商定一套指导原则。这套准则不仅将有助于维持和平行动的有效性, 而且将扩大积极支持维持和平行动的基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项集体职责。联合国要继续维护其信誉, 就必须确保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的国际性。

我们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来对待大家关心的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具有讽刺性的是, 在近年来各国民主迅速传播和联合国会员国增加的情况下, 安全理事会在其规模与成员国的地域分配方面还不具有代表性, 在其决策和工作方法方面还不民主。

显然, 虽然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工作方法必须反映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现实, 但是如果我们要加强安理会的有效性和责任性, 我们就必须纠正其组成的不平衡并增加一般会员国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参与其决策。这将涉及扩大安理会成

员国的数目和改革其工作方法与程序。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成员国应该在地域方面更好地加以平衡,并应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同时,安全理事会必须提高其工作方法和决策过程的透明性,这反过来将加强它与全体会员国和联合国的其他主要机构特别是大会的工作关系。我们期待着处理扩大安全理事会与相关问题的工作组就此期望早日采取行动。

大会本身要得到振兴,就必须发挥其作用,履行其《宪章》下的职责,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在这方面它必须发挥其作为具有普遍会员的唯一主要机构的作用。在过去两年中,大会在这方面通过了两项决议。让我们开始执行其主要规定。

振兴联合国是当代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新形势和挑战所要求的。让我们至少竭尽全力来维护和加强我们组织的普遍性原则。

正是为了振兴联合国,有效管理本组织才显得特别重要。菲律宾代表团欢迎大会建立内部监察厅。但是,我们建议大会应考虑是否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咨询小组,以便监督这项工作并且接受内部监察厅的报告。这将在象联合国这样一个庞大组织内提供必要的制衡。

随着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我们必须保证在本组织关注的主要问题——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与推动社会发展——之间保持平衡。

由于联合国主要关注的第三项问题落后于前两项,所以我建议我们现在应该更加密切关注并把更多努力用于我们组织的第三项主要关注问题,即人类社会和人的基本需要的社会方面。

在我们接近本组织这一重要里程碑的时候,完全合适是,我们应把联合国的工作集中于人及其社会方面,因为其利益和福利毕竟是联合国存在的最终理由以及联合国工作的最终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长拉希德·阿卜杜拉·诺艾米先生发言。

诺艾米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祝贺主席当选为第四十九届大会的主席。这是国际社会对他的智慧、外交技能的明确承认,表明了对他的祖国科特迪瓦的尊重。我们还想赞扬他的前任英萨纳利大使主持上届会议的审议工作时所作的努

力和效力。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作出努力来改善本组织的工作及其效力,以使联合国可以面对当代世界的挑战 and 变革。

值此机会,我高兴地欢迎南非重返国际社会。我们充分相信通过它的返回,将有效地促进加强本组织的工作。

冷战的结束在国际关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气氛,因为出现了美好的前景,有可能在寻求解决一些国际问题方面取得明确进展。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给国际合作促进和平、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我们必须估量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新现实。

在若干区域,战争和区域冲突的升级给国际和区域的和平带来了严重威胁,并导致经济、社会和不稳定的状态。已经出现了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所有这些局势和因素都妨碍着建立人类所向往的和平、共存、容忍和繁荣的更美好世界。

这清楚地表明,鉴于当今世界上与过去不同的问题的复杂性,联合国为发挥其在象解决冲突、建立和平和防止区域冲突这样的方面的作用所担负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支持秘书长在其“和平议程”报告中的提议,以便把该议程转变成具体的现实。我特别提到关于根据《宪章》各项条款以及国际法的规则和准则,加强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协调的提议。我想特别提到与我们区域有关的各个组织,例如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拥有关于本区域事务及其问题的性质的丰富的全面知识。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必须重新考虑根据《宪章》改革联合国体制,特别是改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体制的问题,以便使这些机构发挥其职能时能够对当前世界局势的性质作出反应并适应这种性质。在过去几年中,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大大增加了。由于这个事实,并考虑到公平和公正的地域和区域分配将为维护国际和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必须保证使所有会员国更多地参与安理会的工作。

过去几年国际和区域局势中的事态发展清楚表明,根本解决区域争端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和平方式,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规则和准则在国家之间举行对话和谈判。从这个观点出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策是以充分和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与独立以及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睦邻

友好与和平共处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我们多年来一直真诚地希望与伊朗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以便恢复我国对我国的三个岛屿,即小通布岛、大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的充分主权,这些岛屿是在1971年被伊朗进行军事占领的,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非法的,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则。

我国已经多次在这个讲坛上宣布,它完全准备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争端。因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采取主动行动,呼吁进行严肃和直接的谈判,以便结束伊朗对我国这三个岛屿的占领。我们所以采取这个立场,不仅是由于我们两国之间传统和历史关系的性质以及当前国际上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趋势,而且是由于我们遵守伊斯兰教教法的原则和信条、《宪章》的各项条款以及国际法的规则。

由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没有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三个岛屿的问题上进行的所有努力和采取的所有主动行动作出反应,我国政府已经宣布,它完全愿意把这个问题提交负责解决国际之间争端的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处理。我国政府保证,我们将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该裁决将以法律论据和文件为基础。

我们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姐妹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都支持这一主动行动。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支持这个以国际法制为基础的和平主动行动。

除此之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希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样抱有这种真诚的希望,并对我们的严肃倡议作出反应,特别是,伊朗政府曾经在以前几个情况下——我指的在国际法院很有可能作出有利于伊朗的裁决的争端之中——诉诸国际法院,并接受其裁决。我们确信,这项倡议将有助于在本区域实现稳定与安全的气氛,并将加强本区域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尊重,从而使它们能够把其精力和资源用于实现它们在经过多年战争和冲突之后迫切需要的社会-经济发展。

尽管我们的姐妹国家科威特获得解放几乎四年已经过去了,但伊拉克政权仍在有选择地执行有关的具有国际法制的决议,无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此外,该国正在采用拖延战术和故意耽搁的作法,而不是通过释放成百名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人质和被拘留者来给予合作。

我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和我们在海湾合作委员会中的兄弟们确认,必须捍卫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各项国际决议应该得到执行并且是强制性的。

因此,我们要求伊拉克政权遵守与它对科威特的侵略有关的各项安全理事会决议为其规定的法律和政治义务,特别是遵守关于尊重科威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687(1991)号决议;以及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确定了科威特和伊拉克之间国际边界分界线的第833(1993)号决议。如果不执行这两项决议,就不可能产生有利于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积极气氛。

和平的红利,也就是在冷战时代之后出现的国际合作气氛的产物,已日益在决定建立在区域合作基础上的新世界秩序的特点和要素,而和平被认为是实现这种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从这一点出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对举行马德里和平会议以及进行双边谈判表示欢迎的国家之一。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国参加了多边谈判。

我们认为,《原则宣言》以及其后的关于巴勒斯坦和约旦方面的协定是在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以及联合国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以色列从包括圣城、叙利亚戈兰和黎巴嫩南部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被占领领土撤出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第338(1973)号和第425(1978)号决议所载明的以国际法制为基础的巴勒斯坦问题方面采取的最初的真正缓和步骤,与此同时,我们确认有必要根据这些决议以及马德里和平会议所一致同意的原则和前提,即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国希望索马里的民族和解会议能够在《内罗毕宣言》的范围内取得成功,但它对于这个姐妹国家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以及向该国受苦人民运送救济物资受阻的情况感到忧虑。除了参加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之外,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认为,在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下国际救济努力不可能成功。因此,应该由索马里领导人自己负起主要的责任,对旨在实现政治解决和民族和解的调解努力作出认真的反应,而没有政治解决和民族和解,他们的国家就不能得救,它的重建就不能够实现,而其人民的康复就不可能进行,也不可能为索马里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铺平道路。

我国十分关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特别是在其主权及其人民,特别是穆斯林的人权不断遭到侵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事实仍然表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及其支持者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的侵略行径或停止过继续犯下“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罪行。相反的是,他们已竭尽全力蔑

视国际意愿,并攻击联合国人员。这些塞尔维亚人的行动的目的在于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获得地区扩张主义的利益。

虽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自从这一冲突爆发以来就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认真的措施恢复该国的尊严、安全与稳定,但是在30个月之后,我们还是不得不要最强烈地再一次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重新考虑它在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时所用的方式。安理会必须按照《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二条,以可能达成公正谈判解决的方式再次对塞族侵略者采取更坚决的措施。

与此同时,我们重申我们以前的要求,即解除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使该国人民得以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自卫。

鉴于冷战时代结束时国际关系的急剧发展,国际形势要求早日解决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朝包括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一切形式的裁军方向发展的总趋势。因此,我们期待1995年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和修订会议的召开,希望该会议将制订在区域和国际两级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建立不存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区域,特别是在长期遭受冲突之害的中东地区更要如此。

尽管在阿拉伯-以色列和平谈判中取得了进展,但我们对以色列获得巨大的核能力一事深表关切,因为它成了对该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持续不断的威胁,妨碍了这些谈判的全面目标的实现,并将危及国际和平。

虽然社会问题处在国际关系的最前列,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忽视,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由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措施而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由于保护主义措施而受到妨碍,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由于外债负担、资金倒流和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赖以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商品价格不断下降、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贸易条件和财政状况普遍恶化而遭到威胁。

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而又没有解决办法将引起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而这种紧张局势又将反过来对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问题的性质要求我们用两种途径来重新考虑目前的国际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结构。第一种途径包括为北南各国之间进行合作制订新的措施和机制,第二种途径的中心是找到一种经济一体化战略,以确保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经济改善的方式,解决南方国家中发展赤字的各种因素,并减少南方各国在面面对其近期和中期发展计划的执行工作时所产生的忧虑。

国际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必须考虑到的具体事实。最近支持这一概念的是大多数国家于1994年4月15日在姐妹国家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同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它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我们希望这一新组织的设立将是一种积极的开端,可以改善和增进建立在公正、平等和公平基础上的经济、金融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前景,以期弥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容忍的精神以及坚持崇高的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坚持《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规则的精神,应该成为指引我们朝我们希望实现的未来前进的灯塔。因此,我们呼吁各会员国利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机会,使它成为全面审议和迎接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普遍享有稳定、安全 and 共存的灿烂前景的历史性时刻。

下午1时20分散会。